龍谿王先生全集

寅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四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適入省不遇先期遣人之堯峰約敬吾魏子出市汊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謁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

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二境受病煞不同正好相資爲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眞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爲有本之學不然只成弄精魂二子皆有省及晨懸望敬吾舟來

二子盻盻不休先生曰古人說個誠意又說個正心此中煞有理會樂善取友無些子虛假豈不是誠意若盻盻不已心中多着了些子意思見在功夫反爲牽擾便是有所好樂便不得其正此處正好體當用功敬吾至請曰亮傾慕多年今始得會徐成身徐邦中諸友每傳至教私淑久矣亮最初從事養生之術後聞同志講致良知之說始有志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便落茫蕩時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如何則可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

已謂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為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為道義名節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不得眞小人為善而近名做不得眞君子若眞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因自

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人瑣瑣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爲氣魄所勝工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魏子諸同志相觀相處互相鞭策一日千里當有望也若覺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得在試相與密參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與三峯劉子問答

先生入安成語三峯劉子曰不肖與兄同事夫子餘

四十年兄好學清修不受汚染向處臺端不數月即拂衣歸山此豈常情所能測兄保身如瑩玉如幽蘭但過于自愛大會中不屑時赴未免有揀擇心在此亦清修中一魔事先師倡明此學精神命脉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諸兄傳法者衆興起聚會在在有之雖未能盡保必爲聖賢風聲鼓舞比之他省氣象自别不可誣也弟此番入境殊覺悵然善山洛村久矣捐背東廓雙江明水念庵瑶湖曾江先後殞落同志寥寥如羣蜂失主亂飛亂集聚散靡常無從收攝盛衰消息時乃天道歳犯龍蛇亦吾道之一否也獅泉

長兄四五歲雖志學不怠亦既老矣方今
聖君賢相掃清仕路頗去常調山中遺逸不次舉用
如兄與疎山偕所諸同志皆在舉中豈非清明盛事
耶劉子卽以出處事謀于先生先生曰出處係兄一
念自決非人所能與此件物不由人輕看得不由人
重看得君相協心孜孜興理欲使野無遺賢百餘年
來無此舉動世風士習勸勵興發補益不小于此看
得不緊要略萌忽易之心便是抗兄歸二十餘年年
已七十矣恬澹寂寞聊以自全原無一毫外慕之意
陡然遇此稀有事略增了一分精彩不能以平處之

便是矜抗與矜皆是良知上有增減有輕重皆非天則或謂　君相盛舉不可辜負必以出爲是或謂山中苦節已二十餘年務須終始成章以明初志必以不出爲是皆是滯形迹未免意必之私不足以見天則也出處且置諸公相繼云亡老師學脉不絕如綫吾人後死者不與出頭擔當後將誰賴望兄捨身爲衆不忍作自了漢去此一魔教學相長使海内同志得所依歸固兄一體不容已之情亦先師學脉也

與獅泉劉子問答

先生抵廬陵獅泉劉子趨候于舟中問所看請正易

蘊何如先生曰兄之易蘊未必一一準易間以已意參錯發明其間儘有格言然尚未能離億說虛懷觀之自見劉子曰人之生有命有性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爲學見在良知似與聖人良知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向在玄潭念庵曾亦紀其厓略先師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見在而言見在良知與聖人未嘗不同所不同者能致與不能致耳且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原無差

別但限於所見故有小大之殊若謂見在良知與聖人不同便有汚染便須修証又知入聖良知卽是主宰卽是流行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故致知工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卽是二用二卽是支離只成意象紛紛到底不能歸一到底未有脫手之期劉子曰近來亦覺破此病但用得慣熟以爲得力一時未忘得在先生曰見但忘却分別二見工夫自然歸一只此便是脫手受用更無等待也老師提出此箇宗旨費盡多少苦心吾人不肯實落用功使此學不能光顯于世自是

吾人罪過予與兄皆老矣不是分疏見解時節惟當
此默默自修自証自悟延此一綫脉路不至擔悞後
學庶可報答師恩耳

答退齋林子問

退齋林子請曰聖賢之學毋自欺而已馴而不息時
乃日新某將以是爲教也盡終訓之先生曰經云欲
誠其意先致其知知者心之本體孟子所謂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
非自然王霸誠僞之機辨於此矣聖賢之學惟自信
得此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

雖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于外動于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惕于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是所謂種荑稗而求嘉穀之報吾見其惑也林子曰人有謂未須講學且務實行何如先生曰斯言似是而非君子之講學非徒教人也自求其益而已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自求其益則雖終日與朋友論

議孰非爲己實事相觀相正自不容已蓋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原是萬物一體之仁誨人倦時卽是學有厭處非兩事也今慮徒講之無益而併欲緩其講學之功不幾于因噎而廢食已乎久將自怠亦恐漸成墮落非以仁爲己任者矣不可不察也

東遊會語

甲子暮春先生赴水西之會道出陽羨時楚侗耿子校文宜興晨啓堂吏入報矍然離座曰異哉亟出訪握手相視懽若平生笑謂先生曰曉著得訟之繇曰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此何兆也心擬徵之忽報先

生至平生心事通於神明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先生曰道共百年彼此傾注今日之兆於不肖誠不敢當於公信道之篤好善之誠神之聽之亦已久矣不利涉大川者何也以剛乘險恐傷于所恃吾人終日不可忘戒懼之心天之示人深矣相與參互究繹闡揚宗教爰次其問答之語如左云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

塞天下人心戕賊爲害尤甚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箇義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教淫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横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姝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醫

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卽是仁知之斷制處卽是義知之節文處卽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旣久一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尤爲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曰僕于陽明之學初間不惟不信反加訾議所以興起信心全在楚倥舍弟舍弟資性拙鈍旣不能讀書又不會理家苦苦在山中靜坐求箇出頭致成血疾一旦忽然開悟胷中了然無滯礙凡四書六經未嘗經目之言與之語當下曉了多世儒所不道

語家君平時守些〻繩墨行些〻好事舍弟皆以爲小廉曲謹未免陪奉人情與自己性分無有干涉深信陽明先生之學爲千聖的傳人無知者僕因將遺言體貼在身分上細細理會簡易明白愈尋究愈覺無窮益信舍弟之言不我誣也故信之獨深

先生曰楚倥子此悟不由文義意識而得乃是心悟非依通解悟也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

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卽火卽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

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眞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眞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

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
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卽性卽命卽寂
卽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
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卽是同
德異此卽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
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
象纏繞葛藤祗益紛紛射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
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化之

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是學個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爲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名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工夫葢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畧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要人道好之心此是

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是不從一根上充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眞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楚侗子曰程門以靜坐爲善學與孔門之教不同豈以時有古今教法亦從而異耶

先生曰孔門教人之法見於禮經其言曰辨志樂羣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嘗有靜坐之說靜坐之說起于二氏學者殆相沿而不自覺耳古人自幼便有學使之收心養性立定基本及

至成人隨時隨地從事於學各有所成後世學絕教衰自幼不知所養薰染於功利之習全體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爲何物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可哀也已程門見人靜坐便嘆以爲善學蓋使之收攝精神向裏尋求亦是方便法門先師所謂因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若見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隨分做去在靜處體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著和風暖日固是長養他的遇着嚴霜烈日亦是堅凝他的蓋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便是孔門

教法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着靜均之爲不得所養欲望其有成也難矣哉

楚侗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攙次其中默默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强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

覓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爲七竅之所鑿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眞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荆川先生出處大節可貫金石可質鬼神予信之甚眞荆川在山苦節人人以爲甚奇此猶勵行者所能及後來出山一番眞心任事不顧毀譽不避形迹不論成敗惟求其心之所安非惟世人議之相知中亦若有所不滿此正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先生曰荆川氣魄擔當大救世心切以身狥世犯手做去毀譽成敗一切置之度外此豈世之謭謭者能

窺其際耶不肖與荆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奪之速不論在山出山尚有無窮事業可做而今已矣惜哉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酬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酬已往神倦思沉不覺瞑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忽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人云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爲眞覺不知之知始爲眞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撑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通乎晝夜日

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夢
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古
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卽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子曰海內知公與念庵雖身處山林頂天立地
關係世教不小舊讀念庵冬遊記句句寫出肝肺針
針刺入骨髓並無些子文義湊泊見解纏繞其心甚
虛其信受甚篤乃是我公眞精神相逼迫當機不放
空箭時時中的能使之然繼讀二夏遊記反覺意思
周羅未免牽于文義泥于見解殊少灑然超脫之興
心亦不甚虛信受處亦覺少緩或是公之精神放鬆

些子時有不中的所在感應之機甚神衞武公年九十猶不忘箴警此區區數年血誠信公之心無他故直以相聞欲公做箇眞聖人令吾黨永有所歸依耳先生曰不肖修行無力放鬆之病生於托大初若以爲無傷不知漸成墮落誠爲辜負相知然此生固已舍身在此件事上討結果更無別事可做亦自信其心而已世間人不肯成人之美往往面諛而背訾者多非公愛我信我望我之至肯以此血誠之言相聞耶不肖深懲托大之病只起於一念因循後來光景已無多反覆剏艾會有收攝之期今聞警戒益若有

省此學不能光顯於世皆是吾人自已精神漏洩所至一毫不敢歸咎於人也

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邀於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於新泉之爲仁堂上下古今參伍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云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

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先生曰此可兩言而決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眞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湊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眞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了了無舉似處眞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

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即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臼挨來挨去忽然得個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眞正藥方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這箇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先生曰這一箇引子是良知藥中原有的不從外得良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爲一體明明德於天下原是一體不容已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當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也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在我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即仁覆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纔有一毫昏昧間隔

便是痿痺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一體故也

楚侗子送先生至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爲别先生曰子常敎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眞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楚侗子躍然曰得之矣

楚侗子曰羅近溪常謂當下承當得便是了細細勘來覺他還有疎脫時在先生曰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尚未離見在雖云全體

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來到毀譽利害眞境相逼尚不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眞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卽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工夫尚隔一塵此須覿體相觀非可以口舌爭也

先生謂克齋李子曰先師生平才力氣魄惟南野兄得其涯涘兄庶幾近之兄從來有擔負世界之志不肯做小家當然竊窺兄種種作用還是天資好處成就得來若謂學問之功更須有商量在吾人之學不曾從源頭判斷得一番本念與欲念未免夾帶過去此等處良知未嘗不明到本念主張不起時欲念消

歎不下時便因循依阿默默放他出路聞兄在家時因事養生得箇入路然此亦只是養生一路入精神稍斂氣機偶定未可以此便爲得手如此行持只是安樂法胸中渣滓澄汰未淨未見有宇泰收功之期源頭上不得清徹種種才力氣魄只在功利窠臼裏增得一番藩籬與先師良知宗旨尚隔幾重公案未可草草承當也留都豪傑聚會之區向學者衆招來善類主張道脉拔茅連茹轉成泰運實兄之責不可得而辭也克齋子曰同志數友亦時時與會不敢自外自近年軍旅中用盡心力愛惜精神不欲過用未

免有就閒省事之心先生曰此件事不是了人事做的會須全體精神打併向裏此生只有此一件事良知時時做得主清明在躬洞然無礙一切欲念當體消融不容些子夾帶方爲藏身之恕方是教學相長凡同志有未相親皆是自已誠意未至不能以虛而受順逆好醜莫非吾師方可以取善同人若只了人事做人亦只以了人事酬之感應之機甚神不可誣也欲愛惜精神莫如親朋友終日與朋友相對宴安怠惰之氣自無所容精神自然充實光輝日著日察相觀而善只此便是致知實學亦便是吾儒養生正

脉路若只以避人事爲愛養精神積閒成懶積懶成衰悠悠縱逸暗地損傷特不自覺耳戶樞不朽流水不淤自强不息君子所以法天也

先生謂白石蔡子曰此番見兄氣魄儘收斂精神儘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在京師鬧塲中經歷鍛錬一番念中有得有失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陪奉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持此正吾兄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與兄酬之天之生人精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事皆是障道因緣願兄將從前種種

談說種種文辭盡情拋向無事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一般只將自巳一點靈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無閒無忙行立坐臥不論大衆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不爲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爲境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爲情遷緣此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巳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往來猶如晝夜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悲方爲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

所忙亂生死且然況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爲
吾之加損哉兄於此果得箇悟入之路此一點靈明
做得主方是歸根眞消息這一點靈明體雖常寂用
則隨緣譬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全體放得下
方全體提得起予奪縱横種種無礙才爲達才不爲
才使識爲眞識不爲識轉談說理道不滯於詮撰述
文詞不溺於藝向來抛在無事甲中到此種種見在
化臭腐爲神奇皆此一點靈明隨緣變見而精神氣
魄自然百倍於前一日亦可百年亦可獨來獨往動
與天游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愈收斂愈暢達愈

況寂愈光輝此是吾人究竟法到此方是大豪傑作用方不負爲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也

三渠王子出訪見先生容色未衰扣有術乎曰無之所守者師承之學耳未發之中千聖學脉醫家以喜怒過縱爲内傷憂思過鬱爲内傷縱則神馳鬱則神滯皆足以致疾眼看色不知節神便着在色上耳聽聲不知節神便着在聲上久久皆足以損神致疾但人不自覺耳惟戒愼不覩恐懼不聞聰明内守不着於外始有未發之中有未發之中始有發而中節之和神凝氣裕冲衍訢合天地萬物且不能違宿疾普

消特其餘事耳此保命安身第一義世間小術名爲
養生實則傷生之媒公殆勘破久矣不足學也
敬庵許子問謙之說先生曰易爲君子謀謙之六爻
無凶德故君子尚之謙者内止於理而外順於事止
者心之本體順而不止則爲足恭外面種種貶損退
讓未免有箇媚世之心於事反不順古人以涉川行
師發謙之例其旨微矣故君子之學貴知止
濂濵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
之變無窮若謂单单只致良知便了當得聖學實是
信不及先生曰此非一朝夕之故不但後世信此不

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學多聞多見上湊補助發當時惟顏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用工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己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爲非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晝梏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

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
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
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
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獘也初學與
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兩路
孔子何故非之以誤初學之人而以聞見爲第二義
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觳觫凡人
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
屑不受眞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
始能充觳觫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

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敬庵許子曰語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說者謂孔子因子路强不知以爲知故誨以知之之道此義何如濠濱子謂知之爲知之固是致良知不知爲不知不强以爲知亦是致良知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工夫熟後自有箇無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强不知以爲知原不是

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原是兩條
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
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將就過去若見在知不得的
要須滌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
兠攬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
或以問禮問官之類爲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問
過便是知了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
竟不能知或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議六合之内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
以高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

能嘗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淫
鄙譎詐之習賢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
夔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求之
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誨由本旨也學者
惑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之說畧於其所不可不知
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閒浪蕩精
神幹了多少沒巴鼻勾當埋沒了多少忒聰明豪傑
一毫無補於身心方且傲然自以爲知學可哀也巳
敬庵子曰古人云一得永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也
先生曰吾人之學患無所得既得後保任工夫自不

容已且道得是得箇恁麼此非意解所及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得處欠穩在堯舜兢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亦保方是眞得方是眞保任學至大成始能强立不反放得大早自是學者大病吾儕所當深省也

桂巖顧子曰闕自幼氣體薄劣屬意養生今雖有志聖學養生一念尚未能忘先生曰吾人今日所講是何學喜怒哀樂稍不中節皆足以致疾戒愼恐懼則神住神住則氣住精住雖曰養德而養生亦在其中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世人傷生以其生生之厚子

惟專志聖學將從前一切養生知見伎倆盡情拋捨潔潔淨淨一毫不復藴於胸中如此精專方見有用力處方見有得力處久久行持方見有無可用力處苟情存養生一念志便有分不惟不能養生聖學亦被擔閣無從究竟所謂兩失之也

兒山張子曰遂從遊幾二十年數年始克一見今幸晨夕相依更望有以進之庶不辜負此生耳先生曰子天資本朴厚專志勤學於道不爲無見一種孳孳親愛朋友之心出於至誠人亦自以至誠相與不忍有欺但依依阿阿未免有箇道學相一切上下交承

人人以道學目之雖若不忍欺未免少敬畏之意吾人在世旣爲此學豈能一時離得朋友然相與各有機緣不由人强親得不由人强疎得若我親愛朋友之心不忘機動自然相投緣遇自然相合若一時機緣未契且須平懷寬以居之順以應之方爲不失已久久亦有感孚處不至失人所謂只此是學恂慄威儀親賢樂利人不能忘德盛致然非聲音笑貌做得來纔有道學相未免在迹上陪奉周旋欲求親而反見疎欲求合而反見離善行無轍迹善合不膠漆此是學問眞脉路亦便是與人同善眞消息纔着些相

感應之機便不神子能打破此一關胸次便自虛明氣象便是廣大一體藹然動與天游方是久大之德業也

先生謂霓川沈子曰吾子承家庭之學此件事久已信得及但日用感應還藉着好天資去做做得十分完全亦是天資暗合未必時時著察盡是學問之功譬之好船相似世間天資好的不少但不知柁柄所在不肯時時在此執定自作主宰未免在撑篙使楫上打點風恬浪靜時撑篙使楫的與那得柁柄的都會使得船動相去不遠及至顛風逆浪海波震蕩時

篙楫一些用不着須得柁柄在手方免艱危覆溺之患良知便是做人柁柄境界雖未免有順有逆有得有失若信得良知過時縱橫操縱無不由我如舟之有柁一提便醒縱至極忙迫紛錯時意思自然安閒不至手忙脚亂此便是吾人定命安身所在古人造次顛沛必於是亦只是信得此件事過非意氣所能及也

同志諸友會宿新祠樓中一友問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說者謂此儼若思時也何如先生曰儼若思是聖學之要不止鷄鳴之時爲然悟得儼若思工夫日應

萬變而其心常寂無時不是此氣象無時不是此主宰著察會須黙而識之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工夫先生曰此是眞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眞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爲上湊泊非竭才也

先生謂白野殷子一向好禪嘗有喜靜厭動懶接朋友之病近覺何如殷子曰近覺獨學悠悠無益要接

朋友之心常切但因病體羸弱不支持雖知同志會集未敢出頭酬應先生曰終有這箇意思在吾人出來與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專去教人吾人若是要救取自家性命自不容不親朋友相勸相規晏安非僻之習自無所容翼翼昭事攝養保愛自不容已機緣相觸因而興起非分我所有以與人而人自受益教學相長之義也苟欲躲避世界躭於靜養悠悠暇豫漸致墮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嘵嘵然急於行教而忘取益求人者重而自治輕則固有所不可耳

殷子出懲忿窒慾二編請正先生曰此雖白野因病而發然聖學亦不外此懲忿窒慾原是洗心退藏公案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即是聖功嘗聞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妬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工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養生家懲忿則火自

降是爲火中取水窒慾則水自升是爲水中取火眞
水眞火一升一降謂之既濟中有眞土爲之主宰眞
土即是念頭動處土鎮水水滅火生殺之機執之以
調勝負者也

先生謂王子實曰吾子舊好養生之術自謂得所傳
相別十餘年來得力處更覺何如其於聖學是一是
二子實曰某違吾師許久向聞致良知之學無逆於
心但此學須從此身造化機上識取升降出入根源
是謂近取諸身方爲善學講說不濟事因備問自已
升降生殺之機從此自信自養原不假一些外物幇

補此即堯夫復姤弄丸之旨敢求印正先生曰千古聖學存乎眞息良知便是眞息靈機知得致良知則眞息自調性命自復原非兩事若只以調息爲事未免着在氣上理會與聖學戒愼不覩恐懼不聞致中和工夫終隔一層邵子弄丸亦只是邵子從入路頭若信得良知過時方是未發先天宗旨方是一了百當默而存之可也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用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覿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柰取舍此〻子不得然

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辦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靚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巳問是問於人內外交養此意何如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喫緊話頭纔學便有問纔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岐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岐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岐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

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為求放心道問學只為尊德性外心以尊德性另有學問即是支離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為內外交養何如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為存心以道問學為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

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有以悞之也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鷄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卵上含覆煦育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眞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眞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眞種子

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答楚侗耿子問

楚侗耿子曰學未見性則無入手處見矣尤患執見執見不學虛見也見且為崇世之談學者類能徹入於要渺大涉於無垠其見若精深矣反諸其躬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哉憑藉虛見而未嘗實志於學也

先生曰虛見不可執眞見亦無可執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之見豈不是眞比於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眞見也顏子有見於卓爾從之末由見而未嘗見也

楚侗子曰天根月窟之説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猶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叅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憒憒日用不

知眞是虛枉與禽獸無異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或蔀蔽於見聞或梏滯於名義或牽纏於情感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頻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竅不得淨淨胞中齷齪幽暗吃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若於一日十二時中息卻妄緣減除雜慮幷合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此竅眞有領會可自一噱白沙與李大涯書中所云出入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大涯自思得之葢謂此耳識得此意徹首徹尾只是此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閑來往也閑之一字煞有至

味前所云見聞名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此根此窟終身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先生曰天根月窟是康節一生受用本旨學貴得之於初一陽初起陽之動也是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一陰初遇陰之姤也是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復而非姤則陽逸而藏不密姤而非復則陰滯而應不神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此造化闔闢之玄機也謂之弄丸公之論於原旨雖若未切然於此學煞有發明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楚侗子曰昔有問羅子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

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向聞之跫然嘆賞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

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情反於性謂之還丹不

為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夫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强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教化衰吾人自幼失其所養精神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故以調息之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儱統承當以為玄宗正訣無入悟之機豈惟尼父不肯欲三大士皈心合掌不可得也

楚侗子曰大人之學與儒者之學最不相同從吟風弄月發根漸入向裏有自得處履繩蹈矩不露破綻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大人之學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生乎道德大同之世不知有所謂道統處乎三教分裂之時不知有所謂儒術其視管晏之與曾思韓范之與周程且以爲各得天地之一用不軒此而輕彼也何者曾思周程非不邃於道而不離乎儒也可與事堯舜而不可與事桓文可與爲微比而不可與爲箕子者也

先生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天地

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凌奪無同無異無凡無聖無三教可分無三界可出邃古無爲之化也儒者之學從微處發根吟風弄月特其景像耳原是完修無破綻的有意不露非自得也經綸參贊各盡其性輔萬物之自然以成天地之能我無容心焉不同乃所以爲同也若曰有可能有不可能猶爲見礙非無可無不可之宗傳也

楚侗子曰伊尹以先覺自任所覺何事撻市之恥納溝之痛此尹覺處非若後世學者承藉影響依稀知見以爲覺也人之痿痺不覺者故不任虛浮不任者

故不覺伊尹一耕夫爾囂然於畎畒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致嚴於一介之取予千駟萬鍾不嬰其慮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

先生曰維尹暨湯咸有一德一者萬物一體之仁也惟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恥其痛自不容已非眞有得於一體之學能若是乎夫學覺而已矣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知一覺而聖功生堯舜君民事業卽此而在其機愼於一介之取予以成天下之信故放君而天下不疑其篡復辟而天下不疑其專所挾持者大非可以空知虛見襲取也吾人之學不

求自信欲免於天下之疑於此可以自考矣

楚侗子曰只此不學不慮是爲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爲只此庸言庸行是爲妙道凡驚高玄奇詭者卽是虛妄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眞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銷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潤大放散者終墮坑塹

先生曰良知原是不學不慮原是平常原是無聲臭原是不爲不欲纔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之外無學矣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五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黄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蓬萊會籍申約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為經綸思以兼善天下處則藴為康濟思善其鄉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徒輕肥蕩恣虗生虗死甘與草木同朽腐是下流凡夫也能無恥乎吾會長彭山先生

刘賢

年老懸車著述之暇倣於昔賢洛社香山集諸同志若干人爲蓬萊之會意葢有在也會約凡六條立法之意頗善初行甚肅寖久約弛兼之存歿更代不常漸至於蠹文具徒存儆戒相成之意隱矣識者病焉夫率作興事必屢省而後成蠱元亨而天下治再造乾坤之時也承諸君之不鄙欲有所申飭僭爲一言彌縫補葺闡明六事思與更始以善其後凡我同盟資邁中人志存尚友必不忍以凡夫自處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非諸君之望而誰望哉

敦德業

原議士夫居鄉難於聞過此會之立正欲虛心受益相規相勸以善補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者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喜其得聞而改之也感應之機極神機動於此誠動於彼非人能以有過告之之爲難聞過則喜自有以來人之告之爲難也譬之有疾之人良醫識其致疾之原施以鍼砭投以湯液雖不免有痛楚瞑眩之苦樂而受之方幸其夙疾之有瘳也少有諱疾之心未免生忌雖有良醫亦將見之而走盧扁所以動心於膏肓也自今以後願諸君各發聞過則喜之心以諱疾爲戒時時虛懷務求盡

言不以爲忌凡我同盟亦望以一體爲念與人同過誠意有餘而言若不足務盡忠告之益期於改而後已若心知其非而面爲之掩不規於身而退有後言尤非君子之用心亦非立約之初意也

崇儉約

原議越俗素稱雅直近習侈靡每事尚奢今日之會正復古還淳之時會席議定三人一席每席時果四色魚肉六器麪食二品不得過豐近日會者若以爲簡漸加豐腆殊非初意若徒以侈靡爲高與俗情奚別凡我同盟之人自今以始務如初約如過約者衆

共嗟之仍令再舉如式以示必罰僕從止於一人舁輿夫役盡遣歸食弗令混擾以此類推凡遇婚喪慶會儀節不妨共爲稱量務協於度禮奢寧儉凡我同盟相與同心共濟越俗庶有一變之機頊者不肖舉行喪禮與敬所君舉行婚禮略爲之兆亦所以先細民也

恤患難

原議吾輩素分守禮諒無一朝之患或變生不測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務相體諒維持保護弗令失所此一體休戚之情也人無皆非之理凡

患難之來未有無因而致者或利害相交責己常薄而責人常厚或貨財相及豐於處己而嗇於處人外假名義內藏險機勢以相軋利以相圖忿以相爭智以相競黨同伐異尚以爲公是非恣情狥欲尚以爲同好惡此皆自處非理致患之由不從外得不可不自反者凡我同盟有一於此務相規正啓其是非本心使之懲艾悔改以彌其變此卽忠告之道全身遠害之術也夫君子有終身之憂始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在於憂不如舜舜爲法天下傳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凡前非理之處致患之由皆鄉人之所爲

恥爲鄉人則必志爲古人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
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乃曾子追稱之辭雍閔由賜諸賢有所不能及也顏
子宅心虛無視聽言動無非禮是卽危微精一之傳
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得罪於人人自犯之
始可以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
自處亦見其不自諒也已我以非理加於人人以非
理答之是乃報施之常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豈可漫然視
之而已乎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

校此尚友之次第一體之實學所謂終身之憂也

脩禮節

原議士夫相與交際在所不廢然亦難於中節如遇監司郡邑有稱賀公禮挨次爲首相期舉行表裏四疋函書果酒以爲常弗得私舉此外非不得已不宜輕入公門亦遠恥之道也親友鄉黨遇有吉凶當行之禮亦宜同事人出分儀一錢物薄情厚免於失禮而已間有親戚或報施欲稱者不在此例會中誕辰先期具柬請如例不答席近議醵費會中人出銀伍錢置小冊共送會長收貯間有義舉亦取諸此支銷

完日再行補貯亦從簡之道也

嚴約規

原議每月之會擇於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內一舉之如遇良辰樂事或選勝出遊不妨再舉期以巳前赴會終酉而別有不得巳者先於報册內開明毋托辭致罰終日談笑間亦當有益身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諸口違者罰自彭山揖背會中無所統一漸失初意每談端一起閧然羣和絲牽枝蔓若無了期驗諸人巳身心更無纖毫補益徒坐消日力而巳孔子有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

哉夫豈不義而孔子言之凡浮談侈說或近於鄙褻
淪於狎昵騁能心誇勝見無補於身心無益於人已
皆不及義之言也小慧與大智正相反大智者本心
靈虛洞徹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
有所動也小慧則矜飾炫露沾沾自喜出以機心成
以機械巧發幸中純白受傷有道者之所羞為故曰
難矣哉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圖為更始之計趂此日
力討個生身受命着落處做每值會期訂以辰刻赴
會主人別治靜室焚香默對外息塵緣內澄神慮相
輪會主啓請或証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

言以爲折衷或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撫指論議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俟之毋致動氣求勝精神歸一氣象狆和斂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縱旁午就席酒行無算久坐神憊間起緩步或命題賦詩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張弛迭用文武之道只此是學縱恣無檢固爲放心過於拘迫亦爲慎而無禮舞雩沂咏孔子所與此吾輩名教中樂事也人心自有天則知學者當自得之

明世好

原議今日之會不徒燕集而已必使身無過舉子孫

有所法則互相告戒期於有成繼吾後者相勉相期之意亦如今日古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世衰教弛子弟失其所養不能皆賢雖有聰明智慧世以爲才子弟其受病多在於傲傲凶德也以傲事父則不孝以傲事君則不忠丹朱之不肖象之不弟只傲之一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故謙以事父則爲孝子謙以事君則爲忠臣堯之允恭舜之溫恭只是謙到極處謙之六爻無凶德地中有山内止而外順也若内不止而徒矯飾於外是爲足恭君子所不貴也吾人教養子弟先

在去其傲心養其謙德至身外功名得之不得自有命在使子弟能溫恭退讓爲孝爲忠行無邪僻雖終身隱居亦不失爲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悻悻自高縱使發科取第才名葢世適足以長傲飾非非全身保家之道也欲使子弟得其所養在於親炙薰陶會中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携至使執卑幼獻酬之禮觀法考鏡求以自淑志同則道同世講之好始不爲彌文耳

申約後語

右申約六條因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畧爲分疏以見

此會不爲虛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煞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爲禽獸幸生中國不爲夷狄幸爲男子不爲女人幸爲四民之首不爲農工商賈幸列衣冠生於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自幸旣爲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卽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辦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卽是襟裾之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卽是能言之鸚鵡與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

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女人所處在閨閫房幃所事在米鹽醯酒所欲在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朝夕營營無超然之興與女子何異士與商賈異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之間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而免耳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若自已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於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倖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已性

命所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亦見其惑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指個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爲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亡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爲賊則忿然而鬭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亡也堯舜之時指爲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孝弟堯舜之時指爲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爲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若眞發心爲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

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爲迂可無事於講者但未之思耳凡我同盟有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覷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眞成當面蹉過可惜也已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慾好醜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前

已畧言之然眞假毫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考也諸君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朦瞽之箴交相警勉使人已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爲虛耳

竹堂會語

隆慶戊辰冬先生赴春臺蔡子之請抵姑蘇館於竹堂諸生請問格致之旨先生曰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意之所感爲物良知者研幾之靈竅所以揆物而使之正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志也致知格物以誠其意實學也所期不遠則淪

於卑近所履不眞則流於虛妄皆非所語於大學也
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後儒以推極知識爲
致知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是爲求功於外或失
則支使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爲明明德於天下是
爲取必於效或失則誕支與誕其去道也遠矣問脩
道之旨先生曰一念靈明隱而見微而顯天實啓之
戒懼愼獨所以奉行天教也禮樂刑政者人教也輔
天教而行譬諸睡醒之人自然而醒者天教也待呼
而後醒者人教也禮樂刑政所以呼之也問仁先生
曰仁者與物同體孔子告顏子爲仁之功曰克己復

禮克巳而後能忘巳忘巳則與物爲體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矣非以效言也克巳者脩巳也視聽言動巳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修之也非禮非外也一念妄動謂之非禮妄復於無妄是之謂復禮而仁在其中矣其告仲弓爲仁之功曰主敬行恕出門使民乃其感應之迹恕所以行其敬也反求諸巳在家則不怨於家在邦則不怨於邦正巳而不求於人也若求邦家無怨於我而以效言則非孔門不怨不尤之學矣問曰今之學者有謂必先靜坐何如先生曰顔子仲弓德行之首惟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皆於

人倫日用應感處求之未嘗以靜坐爲教也至明道
始教人靜坐每見學者靜坐則歎其善學此非有異
於孔門之訓隨時立教所謂權法也古者蒙有所養
八歲入小學教之收心養性以立大學之基本及其
長也不見異物而遷心無妄動而性自定不求靜而
靜在其中矣後世學絶教衰自幼不知所養終身役
役馳騖於外故不得已教之靜坐譬諸奔蹶之馬不
受羈勒不得已繫之以樁抑其駃決之性使之馴服
靜坐即所謂繫馬樁若如禪學坐蒲面壁習爲枯靜
外於倫物之感應則爲異端之學矣明道終日端坐

如泥塑人其所立教乃其已試之方明道所傳本於濂溪主靜之學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即孔門克已持敬之功動靜以時言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聖學之要也其門人遞相傳授曰靜中觀未發以前氣象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曰動極而吸如百蟲蟄靜極而噓如春沼魚一脈淵源可考而見陽明先師居夷三載歷試多艱出萬死於一生動忍益增透悟良知指訣得於周子無欲之傳上承孔門學脈此又非可專以靜坐而律之也蔡子復以何思何慮之旨求印可先生曰此

雖孔門極則語亦是吾人見在切已工夫信得此及則機竅在我日應萬變而常寂然譬諸水鏡之鑑物萬象紛紜過而不留未嘗有所動也因舉邵子思慮未起之說相扣蔡子俯而思曰是殆非與已起作對法也先生曰幾矣止止水到則渠自成行到則境自徹未至而强聒秖益虛妄耳

雞鳴山憑虛閣會語

先生至留都鳳阿姜子順之周子率六館諸生大會於雞鳴憑虛閣觀者如堵般生士望離席啓請易乾元亨利貞之義先生默而不答姜子周子爲固請先

生曰易爲君子謀此乃揭示學者用功之的非徒談說造化而已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行此四德曰元亨利貞夫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卽伏羲所謂乾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天德也有欲則不能以達天德元亨利貞文王演之以贊乾之爲德有此四者非有所加也元亨主發用利貞主閉藏故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靈氣非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轉念則爲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流於欲矣元

者始也亨通利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
初一念即易之所謂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意必固我
有一焉便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初一念不
遠而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故曰顏子其庶幾乎學
之的也夫學有要機功有頓漸無欲爲要致良知其
機也心之靈氣即木之萌蘖水之源泉語其頓默之
一字已盡其義顏之愚周之靜程之忘非言思所及
也語其漸自萌蘖之生以至於枝葉扶蘇由源泉之
混以至於江河洋溢雖非二物要未可以躐等而致
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漸法也學至於

希天至矣而求端自士始孔門論士曰行巳有恥使命不辱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次言必信行必果下此則斗筲俗流無足算也吾人見在試各自反自信果能有恥不辱否果能稱孝稱弟否果能必信必果否脫若於此尚有所未能且須汲汲以希士爲下學始事苟不揣其本而循其源徒欲以斗筲俗流之心妄意希天之學是猶入幽谷而羡喬木溷潢汚而誇渤澥祇益虛妄而巳

慈湖精舍會語

緯川馮子葺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以求

相觀之益時先生至句章值會期相請莅會馮子叩
闡師門宗訣先生曰知慈湖不起意之義則知良知
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萬
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
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
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心自淸自明不假思爲虛靈
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
物有象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
用固自若也其覺爲仁其裁制爲義其節文爲禮其
是非爲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

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滅意何如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不起惡意何如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卽爲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爲義襲誠僞之所分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行路初學則馴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

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百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入聖之微機也馮子曰或以慈湖之學爲禪何也先生曰慈湖之學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因晦菴之有同異遂鬨然目之爲禪禪之學外人倫遺物理名爲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感應荆門之政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儒溺於支離反以易簡爲異學特未之察耳知象山則知慈湖矣衆中復舉慈湖疑正心淸心洗心皆非

聖人之言何也先生曰古人垂訓皆因病立方世人之心溺於舊習不能無邪無濁無垢故示以正心淸心洗心之方使之服食以去其病病去則藥除矣所謂權法也先師謂慈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茍不原古人垂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爲剩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意旣不起孰從而誠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卽道微者心之本體卽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使之著纔動於意卽爲人心而危之端也文王不識不知故能順帝

之則纔有知識卽涉於意卽非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纔起於意始昏始塞始滑其良此千聖學脉也慈湖於雙明閣下舉本心爲問象山以扇訟是非答之慈湖恍然自悟澄然瑩然易簡和平匪思匪爲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度是非之心卽良知也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推極知識之謂格物者格其見在應感之物非窮至物理之謂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率其良知之自然而一無所作是謂王道無作則無起

而意自誠正心脩身達之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大學之全功也言之若易而為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愈遠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頴濱書院會紀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文韶張生懋李生逢春追謁於牛山叩首曰某等深信陽明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以此學為終始惟先生獨得晚年密傳竊願有以請也先生歎曰有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密在汝邊凡有所說即非密也三生因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

此件事須得本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是學者最初所發大志願吾人願與天地萬物同體
靈氣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
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爲至只是此箇靈氣充塞流
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昭朗一毫無所間隔所謂光
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即已分内事方是
一體之仁不然只是獨學只成小家當非大乘之法
也然功夫須有次第非虛見所能襲取浮氣所能支
撑欲明明德於天下須先明於一國欲明明德於一
國須先明於一家欲成齊治平之功非是體面上湊

泊得來須從修身始脩身便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脩其身非是軀殼上粉飾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是脩身實下手處身心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言動是脩身所以勿處却在心身之靈明主宰謂之心心之凝聚運用謂之身無心則無身矣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無方所孰從而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心之功只在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善善眞好惡眞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而辨之所以分別善惡之機在良知意之所用爲物良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良

知自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綿密不容紊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用其力不爲虛見浮氣所勝方是與物同體之實學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爲仁實用力處子貢博施濟衆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眞根子使之近以取譬爲仁之方也諸生最初所發願力有此件事終始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當有印證處非可躐等而求也

天柱山房會語 與張陽和周繼實裘子充問答

陽和張子自謂功名一念已能忘機不動心先生曰何言之易易也昔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先生雖與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先師聞之謂諸友曰你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丘耳何與於譏稱師曰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三道德功名富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與世間講學固以道德設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已之心我亦未能實有諸已一念不謹還有流入富貴時候賴天之靈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力未至墮落耳世衰道喪功

利之毒浹於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浮而實下古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錐之利比於乞墦穿窬有儀秦所恥而不屑爲者其視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不入爵祿於心王曾之不事溫飽始足以當功名達如伊傅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張子舉繼實乃祖請佃佛寺廢基爲宅巳安居三十年矣繼實謀於家庭仍復爲寺親友相勸改爲義學繼實以爲非起因本意執而不從何如先生曰雖若尚有所泥然而異於世之逐逐貪求者不啻倍蓰可以爲難矣

子充曰先生扁堂曰凝道敢請所扁之義先生曰凝是凝翕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君子不重則學不固固即凝翕之謂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巳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易簡所以配至德也日月者陰陽之聚也其行有常度故能得天而久照君

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凝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皆此義也凝非灰心枯坐之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爲天地之心萬物之宰發育峻極孰主張是生生之易也譬之心之於身耳目肢體疴癢呼吸皆靈氣之所管攝而心則靈氣之聚寄藏而發生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則亦無一事而非學也專以翕所以爲凝也是謂廣生大生凝者經綸之本化育之機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張子謂世之學者平時不知所養躁心浮念未易收攝須從靜坐入路明道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象山見門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先生曰今人都說靜坐其實靜坐行持甚難非昏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卽落方所若無所着卽成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有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象罔方是天然消息子充謂沛時常習靜正坐此二病作祟昔人謂不敢問至道願聞衛生之經先生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子欲靜坐且從調息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

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功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令可行持此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慌惚之中可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繼實與子充念先生景屬榆暮應酬頗繁精神未免過用張子曰先生見道透徹善識人病每聞指授令

人躍然高年步履視瞻少壯者所不能及是豈可以强爲隨時應用見其隨時收攝造次忙冗中愈見其鎮定安和喜怒未嘗形於色吾黨且學他得力處子充以告先生曰二子慮予之深陽和信予之過予禀受素薄幼年罹孱弱之疾幾不能起聞學以來漸知攝養精神亦覺漸復漸充五六十以後亦覺不減强壯時先正以忘生徇慾爲深恥大抵得於寡慾養心之助非有異術以佐之也但平時爲世界心切愛人一念若根於性未免牽愛留情時有托大過用之病先師有云道德言動威儀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

巳若强於就誼而不知節習於多事而不知省未免傷於所恃畢竟非疑翁之道自今以後會須趣此日力自懲自愛隨時節省無負諸君惠我之德所謂修身以報知巳非有所飾也

先生會宿山窩子充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曰精神保合血氣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爲貴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困憊夜間靠此一睡始轂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爲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

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眞意綿綿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是與虛空同壽始爲壽徵也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不使爲旦晝之所梏亡葢幾之矣若夫生死一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超生死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如晝夜知晝則知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

多況久生乎應緣而生是爲原始緣盡而死是爲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爲進冲以爲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扃之鑰啓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爲危言一以爲懸解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無死以退爲進者乾之用九不爲首也以冲爲盈者滿損益謙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爲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達天德是爲

不殺之武無扃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爲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

子充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爲疑敢請先生曰凶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爲加減也昔人奔喪見城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心不容已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而不哭尤爲作僞世人作僞得慣連父母之喪亦用此術以爲守禮可歎也已毀不

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卽此是學

子充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爲事又成辜負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

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閒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己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强也至於閉關獨善

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蓋不忍也

書同心冊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時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學頗證交修之益其志可謂勤矣間出京師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機往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心之言矣張子復蘄予一言為之折衷以輔成所志非苟然也姑述所聞予自取正焉

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眞脈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爲太極無欲則無極矣夫學有本體有工夫靜爲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眞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譬諸天地之化貞以啓元日月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

運化之機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濬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滑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爲養也故謂爽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昧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即所以爲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靜之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爲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

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爲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頹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慮其逐動而易於淪沒久處山林慮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參始不滯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參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爲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進惟求有益

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己任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最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今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

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席不煖轍不停若求亡子於道豈其得已也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時只是世間項輩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出天牖與人爲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已子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共臻大業務答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功程了此

一事何事不辨眞不係今與古巳與人也珍重珍重

雲門問答 答陽和張子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爲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卽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卽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於知善知惡處爲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巳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恐鶻突無可下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發皆爲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

質所疑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惡而爲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僞也眞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僞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功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未嘗不知爲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爲良知未嘗復行爲致良知以知爲本體行爲功夫依舊是先後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不思惡良知知是知非而善惡自辨是謂本來面目有何善惡可思得非鶻突無可下手之謂也妄念所發認爲良知正是不曾致得良知誠致良知所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端本澄源之學孔門之精蘊也

問乾坤皆聖學也先儒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别果以敬義之功謂於本體上尚隔一塵不及自强不息之直達本體則堯舜禹之孜孜相戒勉曰欽曰愼曰兢業皆敬也是亦不得爲乾道耶自良知之說一出學者多談妙悟而忽戒懼之功其弊流於無忌憚而不自知忭竊於彭山先生龍惕之書有取焉亦救時之意也

先儒以顏子爲乾道仲弓爲坤道亦槩言之耳顏子已見本體故直示以用功之目仲弓於本體尚有未徹故先示以敬恕之功使之自求而得之非以乾坤

爲優劣也良知乃自然之明覺警惕者自然之用非乾主警惕坤主自然有二道也學者談妙悟而忽戒懼至於無忌憚而不自知正是不曾致得良知非良知之教使然也子有取於彭山龍惕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略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敝謂今之用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巳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鏡之諭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流自妍自媸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

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驚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驚惕坤主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爲宗驚惕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眞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眞驚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

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唯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參玩得其驚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貫之傳自曾賜而下無聞也今良知之旨不擇其人而語之吾

道不幾於褻乎且使學者棄規矩而談妙悟深爲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心應手之妙不出規矩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信爲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弟忠信夫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門之學務於求仁今日之學務於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

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於一及門之人篤學莫如曾子頴悟莫如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於二子名下標示學則以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問狂者行不掩言亦只是過於高明脫落格式之類耳必無溺於汙下之事鄉愿之忠信廉潔謂之曰似則非眞忠信廉潔也矯情飾僞可以欺世俗而不能逃於君子襲取於外而終無得於中故曰德之賊也若果所行眞是忠信廉潔則必爲聖人所取何至病之若是耶今以行不掩言者爲狂而忠信廉潔爲鄉愿則將使學者猖狂自恣而忠信

廉潔之行蕩然矣請問其說

狂者行不掩言只是過於高明脫落格套無溺於汚下之事誠如來教所云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疎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於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略無迴護蓋藏之態可進於道天下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於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汚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

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僞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二敗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汚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汚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於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爲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支

半節皆足以取盛名於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譬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

問良知本來具足不假脩為然今之人利欲膠蔽

夜氣不足以存良知或幾乎泯矣譬如目體本明而病目之人漸成障翳要在去其障翳而光明自在不必論其光明爲何如何如何如也今不務克去己欲以復其本體而徒曰良知良知云爾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請叩致之之方

良知不學不慮本來具足衆人之心與堯舜同辟之衆人之目本來光明與離婁同然利欲交蔽夜氣不足以存失其本體之良必須絶利去欲而後能復其初心非苟然而已也今謂衆人之目與離婁異是自誣也障翳之目自謂與離婁同是自欺也夫致知之

功非有加於性分之外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若外性分而別求物理務爲多學而忘德性之知是猶病目之人不務服藥調理以復其光明倀倀然求明於外祗益盲瞶而已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

萬松會紀

少松滕子率學博諸生會於萬松仰聖祠中首舉乾潛之說請闡其義先生曰乾之六位皆乘龍御天之學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隱而未見龍之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積不厚精神易

於泄漏才智易於眩露汲汲然求見於世只是不能潛未免於易世成名之心不足以達天德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是二義遯世而人以為是如神龍之蟄於淵可望而不可即有名可成無悶為易遯世而人不以為是則非之者衆矣或以為偽或以為矯甚或以為取捷徑圖速化無復有名可成無悶尤難學至於無名其至矣古人論學必以此為極致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語曰人不知而不慍皆此意也文言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即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

後爲潛龍之學也復問蒙養之義先生曰蒙者稺也山下出泉蒙解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智巧無技能無算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童蒙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爲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竅於混沌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算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五終